



末日三部曲：第三部 (加) 梅根·克鲁 (著)
徐懿如 (译)

再造世界

THE WORLDS WE MAKE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

再造世界

THE WORLDS WE MADE

末日三部曲：第三部

〔加〕梅根·克鲁〔著〕 徐懿如〔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末日三部曲.3, 再造世界 / 梅根·克鲁著; 徐懿如译. --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5.8
ISBN 978-7-5354-5820-9

I. ①末… II. ①梅…②徐… III. ①长篇小说 - 加拿大 - 现代 IV. ①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24290号

末日三部曲之再造世界

(加) 梅根·克鲁 (著) 徐懿如 (译)

选题产品策划生产机构 |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 上海最世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出品人 郭敬明	版权引进 恒殊	装帧设计 ZUI Factor
选题出品 金丽红 黎波	策划总监 恒殊	封面插图 曹欣
项目统筹 阿亮 痕痕	助理编辑 孙鹤	设计师 曹欣
责任编辑 赵萌	特约编辑 童童	内页设计 曹欣
媒体运营 李楚翘 杨帆	责任印制 张志杰	

总发行 |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电话 | 010-58678881 传真 | 010-58677346

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6号时间国际大厦A座1905室 邮编 | 100028

出版 |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 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湖北出版文化城B座9-11楼 邮编 | 430070

印刷 | 北京正合鼎业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本 |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 8.75

版次 | 2015年8月第1版 印次 |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字数 | 180千字

定价 | 29.8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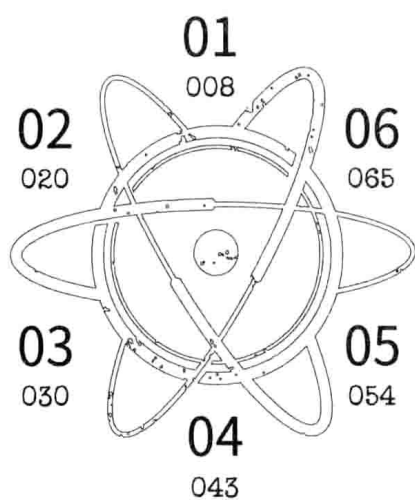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10-58678881)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北京图书中心联系调换]

我们承诺保护和负责任地使用自然资源。我们将协同我们的纸张供应商, 逐步停止使用来自原始森林的纸张印刷书籍。这本书是朝这个目标迈进的重要一步。这是一本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我们希望广大读者都参与到环境保护的行列中来, 认购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

目录

Contents.



01	008	06
02	020	065
03	030	054
04	043	



07	08	09	10	11	12
075	089	100	113	125	137

13	14	15	16	17	18
148	156	166	176	188	196

19	20	21	22	23	24
204	216	226	237	250	262

致谢

274

ZUI

Zestful Unique Ideal



最世文化

Shanghai ZUI co.,Ltd

献给沿自己闯出来的路前进的人

再造世界

THE WORLDS WE MADE

末日三部曲：第三部

(加) 梅根·克鲁 (著) 徐懿如 (译)

THE WORLDS WE MAKE by Megan Crewe
Copyright © 2014 by Megan Crewe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By Shanghai Zui Co.,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Megan Crewe c/o Adams Literary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博达著作权代理有限公司
ALL RIGHTS RESERV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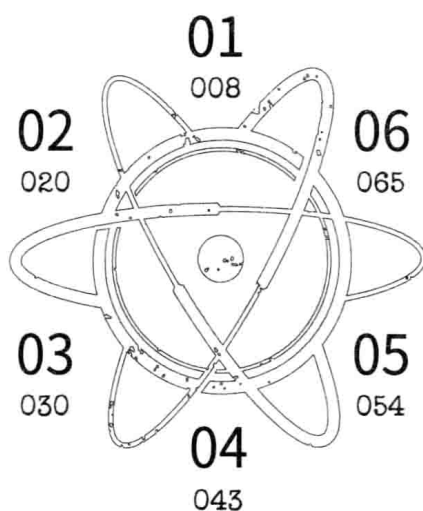


© ZUI 2015

上海最世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长江文艺出版社有限公司北京图书中心

目录

Conten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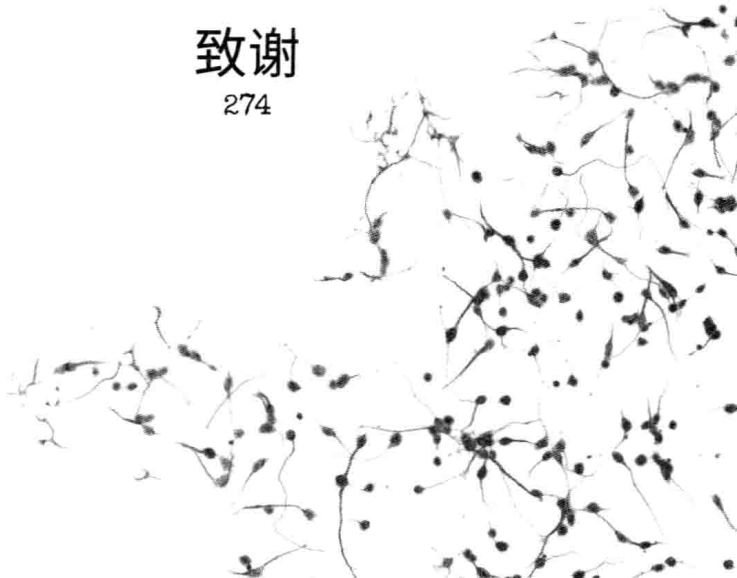
07	08	09	10	11	12
075	089	100	113	125	1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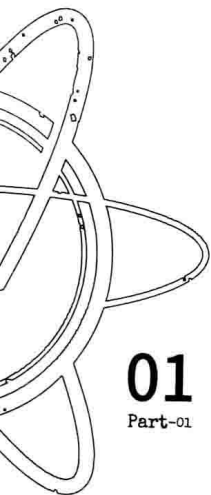
13	14	15	16	17	18
148	156	166	176	188	196

19	20	21	22	23	24
204	216	226	237	250	262

致谢

274





01

Part-01

我们驾着偷来的 SUV 在路上开了三个小时，车身轧过埋在雪里的什么东西颠了一下。阿妮卡惊叫了一声，不过她还是稳稳地把握住了方向盘。加夫无意识地靠在我身上，下巴撞在我肩膀上。我想要调整一下姿势，可是我两边都被挤得动不了。我们四个人坐在后排座上，加夫和我在中间，两旁是贾斯汀和托比亚斯，没有什么剩余空间。

利奥坐在阿妮卡身侧，他回头看了一眼，“后面都还好吗？”他像是对我们四个说的，可眼睛却看的是我。

“还好。”我说，“我们没事。”

我的目光越过他，看到挡风玻璃外，大雪已经把四周全变成了白色，我发觉，我竟然相信了自己刚刚所说的话。这是有多疯狂啊？我们正从一伙想要我们命的帮派手中逃跑，而就在几天前，现在开车的这个女大学生还想把我们出卖给那个帮派。我的男朋友被我下了镇静剂，以免被病毒入侵的大脑让他做出什么危险的举动来。托比亚斯以前是个士兵，他熟练的军事技巧帮助我们走了那么远，可他现在似乎也被感染了。贾斯汀现在还健康，可我们已经见识到了这个还不到十五岁的好战熊孩子能给我们惹上多少麻烦。

但是我们都还在一起。利奥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本来以为失去他了，可他现在就坐在离我几英尺远的地方，活得好好的。说不定可以拯救世界免于毁灭的疫苗样品，现在安全地锁在后备箱里。雪虽然让路变得很难开，但也能掩盖我们的踪迹。我们要到一个地方去，至少还有一点儿理由，让我们希望到那里之后能找到能复制我爸爸的疫苗的科学家。

于是在这几分钟里，我抚摸着加夫褐色的头发，SUV 的轮胎在高速公路上发出吱吱的响声，生活似乎也没有那么糟。当然离好

一点儿边都不沾，可也还凑合，还能接受。

这时，仪表盘上的一个指示灯发出嘀嘀的声音。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阿妮卡指着指示灯挥挥手。她的声音不高，可似乎比平时更尖锐。她很累了。

*我们应该让别人和她换一下。*我心想。自打把我们从藏身的公寓接上开始，她就一直在开车，我们拼命冲出多伦多的时候，管理人还向我们射击，而且这一路上都是让人几乎看不见的坏天气。

托比亚斯向前面的两个座位中间探过身。“胎压。”他说，他用围巾在脸上绕了两圈，以防咳嗽，声音被围巾蒙住，不是太清晰。他浅蓝色的眼睛上眉头皱了起来，“其中一个轮胎正在漏气。”

“怎么回事？”贾斯汀问，“出了什么问题？”

“刚刚颠的那一下。”利奥边说边揉着一边脸颊。他小麦色的皮肤显现出疲劳的灰色来，“不管轧到的是什麼，总之肯定是个尖的东西。”

加夫嘟囔着动了动。我搂着他的胳膊紧了紧。我给他吃的镇静剂是给动物用的，所以我们不知道给人用的效果怎么样——也不知道多久会失效。

“最好在彻底漏光气之前处理一下这个轮胎。”我说，“到下一个出口出去行吗？”

要是来不及到达出口，最后被困在高速公路上，那我们就成了管理人的靶子。他们的头儿迈克尔，已经命令他们一直追我们，直到最后拿到疫苗。经过几次和他们的遭遇，贾斯汀和托比亚斯已经杀了他们三个人。从我们逃出城的时候他们向我们开火的方式来看，他们很明显是想要报复我们。

雨刮器来回摆动发出刺耳的声音，阿妮卡看着外面的暴风雪。

指示灯还在不断发出嘀嘀声。终于，贾斯汀喊了一声，指指雾气中出现的指示牌。

阿妮卡减速，驾车驶上匝道，可是车身一晃，一边的轮子重重撞上覆盖着雪的柏油路，车向左偏了过去。

“糟了！”阿妮卡说。我们只好跌跌撞撞地从匝道上慢慢开下来，停在一座空荡荡的服务站外面。路的尽头零散分布着几座房子。我们最终停在这个小镇上，但小镇的大部分地方都被雪给遮盖住了。

“咱们去看看有多严重吧。”我说，胃里有一种虚脱感。

托比亚斯打开门的时候，加夫呻吟了一声。他肯定是要醒了。其他人下车后，我挪到中间的座位上，给他留出点空间来，我摸了摸外套口袋里的那瓶水，那是我给加夫喝的掺了镇静剂的橙味饮料。希望我能说服他再喝一点儿。

利奥在车门口停了一下。“需要什么东西吗？”他问。

“暂时还不用。”我说，“不过我觉得我还是和他待在一起比较好——”

加夫毫无预兆地倒在我的大腿上，把围巾从嘴上抓下来。他全身一阵颤抖，哇地吐了出来。淡橙色的液体四溅在座位上。

利奥跳了起来，前面的阿妮卡发出厌烦的声音。加夫瘫倒在我身上，我的一只胳膊搂住他，SUV中充斥着难闻的酸味，我忍住想吐的冲动。

前两天他不愿意吃任何东西。可能融化的药片对空荡荡的胃来说太过刺激了。也可能我给他的剂量太大了。

也或许，病毒的侵扰再加上缺乏食物，而且我们连最基本的治疗都没办法给他，他的身体最终还是承受不住了。

我使劲眨着眼，把这种想法赶走。“加夫？”我说，“来，咱们来呼吸点儿新鲜空气。”

我伸手越过他打开车门。微风夹着雪花向我们吹来，也带走了难闻的气味。加夫嘟囔着什么，我听不清。

“你要喝水吗？”我问他。他没有回答。

我抬头的时候，发现其他人都半围在车的后面。“这个轮胎不行了。”托比亚斯说，“也没有备胎。”

“好吧。”我说，强迫自己集中注意力，“你们能不能看看附近的车库有没有什么车是我们可以取走一个轮胎用的？我来照顾加夫。只是别走远了，别到看不见这辆车的地方去。我们可别在雪里迷路了。”

他们匆匆走开之后，又一阵寒风吹过来。加夫迎着风扭动了一下。他撑着自已离开车子，又对着一道沟呕吐起来。橙色的液体溅在雪地上。

我揉着他的背，希望自己还能做点儿什么。可是我们在城里都找不到医生和药，这种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更不可能找到了。

他的头随着我手的动作而摇摆着。然后他又咳嗽起来。我抓起自己的那瓶普通的水，可又停住了。水可能能舒缓他的咳嗽，可我不确定现在他的胃能不能受得了。

他向后伸出手，我由着他把水瓶接了过去。他喝了一点点，就坐倒在车旁的地上。

“你觉得怎么样？”我问。

“恶心。我觉得特别恶心，凯，而且也冷。”他低声说，他那种乱七八糟的行为表示他进入了病毒感染的第二阶段，这个阶段，人们会把脑中出现的所有想法不假思索脱口而出。他哆嗦了一下：